



随笔

猓山读《还》

程耀恺

风景

猓(náo)山之名,鲜为人知,大约读过《诗经·齐风·还》的人,脑子里多少有些印象吧。据说很久之前,有一种长得奇丑的怪兽,出没于此山,文人便专门造出这个“猓”字,以为山名。名正言顺了,才有《还》里的“子之还兮,遭我乎猓之间兮”那样的吟咏。

走遍《诗经》十五国,是我年轻时所发的誓。为此,在地图上以黄河为主轴,标出各个古国的大致疆域,以及重要诗篇的产生地,等待机会一一造访。机会通常是偶尔出现的,20世纪90年代末,在北京参加散文协会组织的笔会,结识了一位家住临淄的同好。多部《诗经》读本的注释,都言之凿凿:“猓,齐国名山,在今山东临淄县南。”准此,我与朋友约定,明年一起寻找猓山,并在山之间、之道、之阳,诵读《还》。

1999年深秋,独自踏上合肥至青岛的绿皮车。车抵淄博市政府所在地张店时,星月满天,人影幢幢,换乘的士,疾驱临淄,夜幕下的齐国旧都,街巷纵横,人静灯幽。朋友有个孩子,婉兮婉兮,是高一学生,爱好文史。我到之前,朋友已准备好一份《临淄区图》,于是摊开地图,岂料上下左右,检索无果,疑云自心中泛起。还是孩子机灵,将目光向东南漂移了一点,竟在毗邻的青州市,发现一处叫“猓山村”的地名,这让我们欣喜若狂。

翌日清早,晨光熹微。参观过著名的齐车马坑博物馆后,沿着齐王路

东南行,直抵淄河岸边。停车四望,一泓秋水,流向东南,不远便是蒲松龄的故居蒲家庄。隔河而瞻,众山隐隐,中间那座,幽幽独立,约莫便是“猓”之本尊了。过河登山,山不甚高,道狭草木长,晨露尚未晞,四周有杏木山、稷山等八山拱卫,宛若盆地的一座孤岛。在春秋战国那会子,此地因多山多野物,狩猎既是贵族行乐的项目,也是民间谋生之手段,于是这首“猎者互相称誉,诗人从傍微哂”的《还》,遂像风一样,起于青萍之末。此风吹了三千年,而从“并驱从两肩兮,揖我谓我猥兮”所流露出来的豪爽之气,依旧能吸引我,不远千里而来。如今猓山之上,既无诗里的肩(猓,三岁的大猪,泛指大兽),也无牡(公兽)与狼,更无猎人,庶几一座空山。只有我们三人,依次在秋阳下,各自将“三章、章四句”的《齐风·还》,朗诵了一遍。读罢环视四周,秋山静悄悄,云水自逍遥。

从猓山的北坡下来,邂逅一位开拖拉机的乡人,告知村委会在山之东侧。恰有位小青年在值班,见有远方客人,便兴高采烈地介绍家乡引以为荣的一山(猓山)、一诗(《还》)、一贤人(齐桓公礼贤下士的宁戚)。我与朋友,事先是做过功课的,自然并不惊奇,孩子听起来却饶有兴趣。

返程路上,孩子说:原来《诗经》还能这么读!程伯伯,下次去别处,勿忘带上我。

山村有喜

丁迎新

山村有喜了,侄子超凡要在国庆假期完婚,去了才知道,迎娶的是来自苏州的漂亮姑娘。

早在一个多月前,帮友哥就打电话给我,邀我到时回去,无须细问详情,就毫不犹豫地答应。喝喜酒是其一,同宗同族同乡的关系,更得出手帮忙,这是老家山乡代代相传的规矩。

家搬到山外的晓天镇上已三十多年,加上常年工作在外,回家稀少,我与山乡更少了联系。父母去世后,每年只在做清明时才回去一趟,早去晚回,匆匆又匆匆。逢到有事,要么是妻子代表,要么只是人情到位,此次隐隐中已在兴奋地渴盼。

和妻子从县城坐城乡直达公交到晓天,与弟弟弟媳会合,一同打车前往。连日阴雨的缘故,山乡经历了一再的水洗,格外地明晰清新爽朗,虽是初秋,却绿得生动昂扬,云雾把山峰尽揽在怀,终日缠绵缥缈,混沌了天地之间的距离,随处可听见溪水的哗哗。

进到那个名叫石关的山湾,平坦的水泥路一路曲折向上,很快就看到青山绿竹簇拥中的帮友哥家,早已被彩色气球环绕,喜气弥漫,透出热闹的红艳,打破了山乡固有的安宁。

堂弟文树已在一张大红纸上书写分工明细,那是要贴在墙上的,供大家对照执行。总管、奉茶、奉烟、账房、礼炮、拿托等等,家族内叔伯兄弟姐妹妯娌人人有份,嫁出去的就是客人了,是接受服务的对象,不在范围。

相比起我童年时,湾里的人口已经减少过半,老人过世、一孩化都是原因,人手不再够用。于是喜宴设置在几里地之外空置的舒城小兰花茶文化中心,请了嫂子娘家岳西的一套喜宴班子负责,家里只是迎亲。

我的任务是接亲,这对于奔六之年的我是头一回。既不擅长饮酒,又不善言谈,也很多年没接触过有诸多礼仪讲究的乡村婚礼,能胜任吗?在我的意识中,乡村婚礼的热闹,上门接亲是重头大戏,亲友乡邻拦门要喜烟红包,往脸上抹红,甚至为了细节上的问题讨价还价。这才听帮友哥说到女方的情况,是苏州人,只有新娘的父母、爷爷和充当伴娘的闺蜜几个人过来,住在晓天的宾馆里,没有那些名堂。之所以选中我接亲,常年在外闯荡的我会讲普通话,与听不懂舒城方言的他们能够沟通是原因之一。

如今的山乡婚礼,既有着乡村传统的一些习俗,也吸收了城市的做法,最典型的便是婚宴仪式。邻县岳西人承办的宴席,在菜肴的花样和制作上有着岳西的特色,其中一道主菜是硕大的半个猪头肉,插着红喜字的标签,油而不腻,好吃也好看。仪式的现场布置则完全是城市的模式,主持人和主持词以及仪式流程也是如此。

但愿山村的冷清只是暂时的,喜事还将接二连三,热闹也接二连三,也借此与山外的世界连成一体,融为一体,密不可分。

烟火

运漕早茶

吴玲

红的老家在含山。每归故里,她总要在朋友圈晒一晒运漕的早茶。照片里笼屉层叠,白汽氤氲,漫过半个镜头,碟中点心看不真切,一股温热诱人的气息,却隔着屏幕扑面而来。

含山是古县。华阳洞还在,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仍是课本里的必读篇目;凌家滩玉器馆,将中华文明的悠远刻度,又向前延展一大截。可红晒出的,从来不是这些,是老街深巷,是几笼点心。大约故乡原是这样,纵有宏大厚重的历史,终究抵不过清晨一屉屉刚出笼的包子、烧麦。

红先往铜庙村,看望同住故土的姊妹。国庆甫过,我们便奔赴含山。心里掂着的这顿早茶,是否一如想象里那样踏实、熨帖。

运漕老街傍着裕溪河。在河畔稍立,沐河风,望远水,便能感知这条水道过往的分量。大河滔滔,曾送千帆漕舟,通江达海。当年南北商贾汇聚于此,舟楫络绎,市井繁喧。南方清润的茶食与北方醇厚的面点在此荟萃,慢慢酝酿出独属于运漕的早茶烟火。岁月迁延,漕运的喧嚣早已消散,唯有这份晨间滋味,岁岁相传,不曾消减,化作古镇绵长温润的底色。

循着导航去往藕香居。红说,这是极具人气的招牌老店。走在头里的我们,青石板来回踱过,几番寻觅,竟不得其踪。巷道逼仄,招牌古旧,稍不留神便擦肩而过。幸得红引路,拐过一道弯,钻进窄巷,不起眼的门庭之内,已是茶客盈门。

茶馆烟火融融,皆是手工慢制的本土风味。铺面朴素,不过十余张木桌木椅,经年累月被茶客摩挲,木纹温润,泛着柔光。店主引我们上二楼,先泡一壶白茶,汤色清浅,热气袅袅,窗外望得见裕溪河隐隐的波光。我心生疑惑:二楼何以不见其他茶客?店主道,除却喜宴包场,这里平日并不对散客开放。这份礼遇,自是因红的缘故。

闲谈中方知,铺子开了四代、五十多年,手艺源自店主曾祖父,代代相传。言语间不见矜夸,只似在叙述

一桩顺理成章的旧事。半世纪光阴,足以让老街人事几番更迭。他牢记运漕早茶的本味,恪守祖训:“三分利胀死人,七分利饿死人。”每日食材定量备办,售罄即闭店。凭着实料诚心,生意经年不衰。

出名的是双味干丝,一煮一拌,风韵各异。大煮干丝汤色澄明,干丝细匀如缕,佐以菌菇、银耳慢煨,浸透鲜醇底汤,入口柔润,鲜而不腻。凉拌则配姜丝、香菜、花生米,调味简淡,脆嫩回甘,是江北清秋晨间的清爽。蛋煎锅贴最具本地风味。师傅火候拿捏精准,底壳煎得焦黄,裹一层薄蛋皮,锁住肉汁,外脆里嫩,脂香绵长。小笼汤包拙拙可爱,提之若垂着一盏小灯笼,皮薄汤盈。还有米糕、烧麦、炒面皮,诸般小点次第铺陈,皆是家常实在的味道。

楼下厅堂热闹正盛。蒸汽在屋梁间回旋,人声、碗碟声、油锅滋滋声,融成一片。晨光穿过木格花窗,落在盛着点心的瓷碗上,暖意融融。街坊邻里不愿起灶的,三两结伴,一壶粗茶,几碟小点,闲话朝夕,神色安然。远道而来的游人落座其间,放下行色匆匆,浸入市井温情,细品这份绵延数十年的人间滋味。这里没有喧嚣,像电影里的老镜头,一切都是旧旧的、缓缓的。

辞别藕香居时,看见檐下多了摆摊的人,酥糖、锅巴、芝麻丸子,才剥下的芡实,也不吆喝,只是静静坐着。红说,幼时父亲便带她来这里,吃的也是这几样。店址未迁,味道也大致如故。我暗自思忖:在含山,凌家滩玉器托举着数千年的文明,褒禅山幽洞藏着千古名篇,可对清晨坐在藕香居的茶客而言,那些都太过遥远。眼前一碟干丝、一笼烧麦、一盏白茶,才是触手可及、入口可尝的古意。

大河滋养古镇,茶食藏住流年。裕溪河依旧在镇外缓缓流淌。漕船早已不再停靠这座码头,可早茶的热气,每日依旧从这条幽深小巷冉冉升起,成为皖江水畔最动人的寻常光景。



王务伦 摄